

烟锁御宫

之

残颜

白皇后

秀秀
那答儿

自

占红颜多命舛，华灯
遮眼诗藏变。佛签无心
刘郎远。风惊箫，身陷
深宫夜无眠。

画舞惊鸿艳四座，蝶妒
蜂狂道花香？烟锁御宫
残花颜。醉春欢，一生
成谜半断签。

晋都乃凤晋皇朝帝都，
锦绣繁华之所。有词云：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
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
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
绮竞豪奢。”

寒冬近岁末，飞扬的雪
花盛开在晋都的半空。
虽是下雪，繁华热闹的
街上依旧人头攒动。太
小深浅不一的脚印落在雪



残顏白皇后

烟锁御宫之

依秀那答儿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锁御宫之残颜皇后：全二册 / 依秀那答儿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46-0455-9

I. ①烟… II. ①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484号

烟锁御宫之残颜皇后(全二册)

出版人：田 辉

作 者：依秀那答儿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 话：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傅崇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2

印 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0455-9

定 价：49.80元 (全二册)

背景介绍

天朝强盛两百余年，最后一位皇帝天祯帝暴政昏庸，荒淫无度。天祯帝广纳美女，连儿媳、臣女都不放过；大兴土木，建宫殿无数，致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任用佞臣奸臣，加重赋税徭役，致使北方游牧民族爆发起义，国家动荡不安。

乱世造英雄。风离天晋乃北方旷野游民，于勇士大会一举夺魁，有“草原雄鹰”之称，娶族长之女叶玄箏为妻。风离天晋率叶玄箏族人加入起义，后与鲜卑族长慕容成杰、天朝贵族南宫烈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推翻天朝暴政，入主中原，建立了风晋皇朝。

然而建朝之后，权力害人心。兄弟三人嫌隙渐生，南宫烈率先与风离天晋反目，带兵南下另建南漠国。慕容成杰见大势已去，终日沉迷声色犬马，风离天晋念其旧情，敕封安邑郡王，为表皇恩浩荡，更封慕容成杰嫡长子慕容傲为庆元侯。

群雄逐鹿中原之际，另有北方游牧部落建立夏北国。风离天晋欲统一天下，屡向夏北国发动战争，历时数十年方攻下地势险要的凉州与灵州。至此天下三分，北有完颜氏的夏北国，南有南宫氏的南漠国，风晋皇朝固居中原最为强盛。

风离天晋登基后，沿用前朝皇宫，施行德治，轻徭薄赋，重用前朝良吏，致使经济空前繁盛。虽国泰民安，然化外之民入主中原，文化风俗难免为中原人所诟病。北方游牧民族有子娶父妾、寡妇改适大伯小叔的继婚习俗，有传言风离天晋母亲是他祖父的妾室，这样的皇帝一统中原，天下士族颇有微词。

皇后叶玄箏亦是蛮夷血统，她随风离天晋征战南北，屡立奇功。叶玄箏不喜中原烦琐礼节，执掌后宫大政之后，废除旧规，推出后宫改革：设内务府管理内政；设掖庭惩治宫女；废除宫女终身制，除罪臣之女终身不得出宫之外，凡宫女年满二十五岁即可出宫；废除朝臣不许入后宫旧规，只需在内务府登记，朝臣可入后宫，并添设大臣教习宫女琴棋书画；简化宫女出宫办事的审查手续等。总而言之，自叶玄箏改革后，后宫管理宽松，宫嫔行动及言论较自由，原本死气沉沉的后宫，空前融洽。

乾元二十八年，风离天晋日渐沉疴，皇二子与皇七子势均力敌，皇位之争激烈。故事，从这里开始……

目 录

第一章	藏头诗	001
第二章	婚前验身	019
第三章	佛前断签	035
第四章	梨花传书	045
第五章	岐山伏击	055
第六章	手刃亲予	067
第七章	入宫冲喜	083
第八章	一曲画舞	099
第九章	浴火凤凰	111
第十章	掖庭疗伤	123
第十一章	醉春欢	135
第十二章	画舫落水	145
第十三章	我为皇，你为后	157
第十四章	窗前干花	165
第十五章	山雨欲来	179
第十六章	一夜错	191
第十七章	龙苑锁豹	203
第十八章	一箭双雕	217
第十九章	夜浓情伤	229
第二十章	渔翁得利	239

第一章 藏头诗

晋都乃风晋皇朝帝都，锦绣繁华之所。有词云：“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寒冬近岁末，飞扬的雪花盛开在晋都的半空。虽是下雪，繁华热闹的街上依旧人头攒动。大小深浅不一的脚印落在雪地之上，错综杂乱，绵延不绝。

两个女子的身影进入一家绣庄，看那衣着，显是一主一仆。

绣庄掌柜的是一名中年女子，笑迎道：“姑娘来得是时候，新进了一批绣底与彩线，要瞧瞧不？”

楼烟落秀眉略舒，面露喜色道：“今日我来是为给枕巾配一条花边。不瞒您说，我已经跑了四五家绣庄，至今还没挑上满意的。”言罢，她取出一袭大红色的绣鸳鸯枕巾。这是即将出嫁的女子必备之物，风晋皇朝婚俗，双方谈定婚事，合了八字后，由男方下聘礼，女方准备被褥绣枕。

掌柜的双眸一亮，赞道：“好极的绣工，飞针走线，如行云流水。可是乱针绣？”又眼角一挑，她试探地问道，“听闻户部楼尚书之女自创乱针绣法，为风晋皇朝一绝，可是姑娘您？”

楼烟落淡然一笑。

掌柜的心中了然，她转身取来了一盏托盘，黑丝绒底子，里面盛着各色的花边。

“小姐，你瞧，有这么多款式呢。”红菱伸手一指，兴奋道。

楼烟落的视线落在一条串着无数翠若湖水的碎玉花边上，那些碎玉晶亮剔透，衬着黑丝绒底子，闪闪烁烁如同夜幕上的星光，华美至极。她微微一笑，伸手一指道：“夫人，这个最合我意。”

掌柜的面露难色：“哎呀，这条啊……姑娘，这条已经被订去了，要等上几日才有。姑娘急不急？”

楼烟落语声既轻且柔，依旧微笑道：“好，我等几日便是。”跑了一日，寻遍晋都绣庄她终于挑到合意的绣边。想到未来夫君，她双颊微红，幸福又甜蜜。去年这时节的万灯会上，她与傲哥哥一同猜灯谜，因此相识，彼此倾心。自古以来婚配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难得能找到如意郎君，而她却能嫁给自己心仪之人。

怀着期待与兴奋，烟落携红菱离开绣庄。踏出门，一点冰凉落在她脸上，零星星的雪花还在飘着，风有些大，她将领口竖起，挡去些许寒意。

红菱抱怨了一句：“恼人的雪，什么时候才停啊。”她走了两步，抬眼一望，突然兴奋地大喊：“小姐，快看，好漂亮的马车！”

烟落顺着红菱的视线望过去，一辆奢华无比的马车撞入她的视线：朱漆红轮，金线绣锦纹帐顶，缀以无数的流苏。马车缓缓驶过，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碾过一道深深的车辙。

突然，马车戛然停在绣庄斜对面的客来酒楼门前。

雪下得大了些，如飞絮，如撒盐。天阴沉沉的，一阵狂风骤起，卷起地上雪花乱舞。烟落下意识地伸手挡住风雪，娇弱的身形在风中晃了又晃。她素白的手露在袖子外边，冻得有些僵硬，手无意识地一松，枕巾轻软薄绡，被风吹开去。

烟落“哎呀”一声，风雪迷住她的眼，待她看清时，枕巾已然静静躺在方才停下的奢华马车旁边，那一抹大红，在白茫茫的雪中分外妖娆。

她正想上前去捡，却见马车中下来一人。豹纹履靴，不偏不倚踩了上去。

甫下马车，风离御只觉脚下触感异样，他俯视一看，一方绣鸳鸯枕巾闯入视线，那是女子待嫁必备之物。若不是那两只鸳鸯绣得神采奕奕，他断不会屈身去拾。

掂在手中，风离御仔细端视，只见公的鸳鸯毛色光鲜，五彩斑斓，正回

眸凝望着母的鸳鸯，底下是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它们婀娜的身姿。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竟能将鸟禽之间的眉目传情，甚至是水中倒影的惺惺相惜都绣得如此出神入化。

猛然，枕巾右下侧一行黑线缝制的小字引起他的注意——龙飞凤舞的“庆元”二字。他脸色陡然沉下去，难道是庆元侯？庆元侯要娶妻他竟然不知道？

“公子，枕巾可否还给我？”

婉转的声音，仿佛令人置身静谧的林间，沐浴着自树隙间洒落的半明半暗的阳光，倾听着山涧之中潺潺流淌的溪水。

风离御心下一动，抬眸望向眼前的女子，不由得微微一愣。好一个绝色女子，素颜不施黛粉而颜色却若朝霞映雪，柳叶眉下一汪含水秋眸，晶璨如晨星，水绿色印花裙，小家碧玉的装扮，端庄典雅中透着些许妩媚。天空落着雪，像桂花从月亮上飘下来，落在她眉间，缀上点点晶莹，她整个人，似极了笼在细雪蒙蒙里泼墨写意的一方玲珑扇面。

风离御问道：“这枕巾是你的？”

“正是，劳烦公子捡起。”烟落致谢道，抬头却对人一双淬了寒冰般冷冽的眸中。眼前的男子身穿浅金色的织锦袍，面若美玉，贵气逼人，眉眼清冷如寒泉，隐隐透出张狂邪气。他乌黑的长发似断崖边飞泻的瀑布，随意系在腰间，风吹过，发丝猎猎飘飞，时而又卷起几朵雪花扑上他的脸侧，魅惑难言。

这一刹那，烟落暗吸一口凉气，旋即静默无声。

风离御淡淡地问：“你是庆元侯未过门的妻子？”

烟落一怔，他认识傲哥哥，他们会是好友吗？她低头不答，脸上腾起红色的霞晕。

看这般娇羞之态，果然不假！风离御心里一沉，眸中划过阴冷之意，他将枕巾递至她跟前，不着痕迹地浅笑道：“拿去吧，如此重要之物，你可要好生收着。”

“谢谢。”烟落忙伸手去接。

“刺啦”一声，清脆的撕裂声响起，尖刺的声音犹如无数锐利的银针般刺入耳中。

烟落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的一幕，不敢相信枕巾竟从正中间齐齐裂开，那两只情意绵绵的鸳鸯被硬生生地分开，各置一边，自此相离。

怎么可能？她只是轻轻去接，并没有用力，枕巾又怎会扯破？除非是他。

心中惊疑，烟落猛地抬眼望向对面的男子，只见他眸中冷意更甚，似笑非笑，慢声道：“你怎么这么不小心？真是可惜。”

说着，他轻轻松手，半片残布自修长的指间滑落，缓缓飘落，那只五彩斑斓的公鸳鸯登时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烟落一阵眩晕，这男子撕碎的何止是一块枕巾，而是自己的心，这条枕巾她绣了两个月。大婚前夕碎了鸳鸯，岂不是不祥之兆？

风声里，无数的雪花落着，天地间像是织成一道雪帘。男子邪气狂放的笑容渐渐隐没在雪雾中，模糊不清。他翩然转身，步入酒楼。门口小二见锦衣贵客上门，一脸谄笑地招呼着。男子谈笑声声，刺耳扎耳，每一分浅笑都好似在讥讽着她。

“小姐，他……是谁啊？”红菱靠上来，瑟瑟地问道。

烟落摇了摇头，紧紧攥住手中残破的枕巾。此刻她可以肯定，这名邪气男子是故意这样做的，但他为什么要如此呢？

入夜时分，景仁宫。

风离御大步跨入殿中。

宫女香墨上前替他解了白狐披风，恭敬道：“七皇子，尉迟将军等候您多时了。”

唇角扬起一丝笑意，风离御挥手屏退香墨。前厅中，青麟铜兽正吐纳着缕缕青色的香烟，缭绕于华丽的朱梁之上。

尉迟凌正悠闲品茶，见到风离御，他微微一笑道：“七皇子，你这茶水实在是算不得极品。”

“那就别喝！”风离御冷着脸，不耐烦地催促道，“夜已深，你都探了些什么消息，快讲。”

“急什么？我可是马不停蹄替你办事，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

“既然推诿，我看你干脆去替慕容傲准备新婚贺礼吧。”风离御一摆手，止住尉迟凌的话头。

尉迟凌心中暗恨，给慕容傲送礼？做梦！尉迟家世代忠良之将，平定天下时功不可没，慕容成杰不过草寇出身，昔日在战场之上暗害了他的父亲，将战功都归在了自个儿的头上，才有了今日的郡王之位。而他的父亲仅落了个一品威虎将军的追封，这笔账他迟早要向他们讨回。他当即凝声道：“你让我打听的姑娘，是户部尚书楼封贤之女，确是慕容傲未过门的妻子，选定过门的日子是下个月二十八。”

“哦？难道是翰林府楼征云的嫡妹，楼映月？”风离御略一思忖问道。

尉迟凌摇了摇头：“是楼封贤的庶女，楼烟落。”

“哦？奇了，楼映月嫁庆元侯为正妻，亦算是高攀了。娶庶出女子为妻，慕容成杰能答应？”

“何止庶出，简直就是个孽种。慕容成杰那老狐狸自然是不肯的，无奈慕容傲坚持。不过婚事也不敢大肆操办。”尉迟凌轻哼一声，又道，“据我打探，这楼烟落的母亲原是江南歌伶，据说是个清倌儿，楼封贤南下对账之时曾与她有过一段露水姻缘。两年后，她带着孩子寻上门，楼封贤纳了她为妾。两年前的事，又是风尘女子，谁知道中间有何花样？所以楼烟落的身世想来十分可疑。”

“庶出？”风离御轩眉一挑。

“不过，楼烟落本人却是闻名晋都的才女，才情远在其妹楼映月之上。听闻她五步能成诗，且琴棋书画皆通，女红绣工更是了得，自创了闻名天下的乱针绣。楼封贤倒也未曾小看此女，府中下人们待她亦是礼遇。”尉迟凌赞道。

“是吗，她倒是多才多艺。”风离御略略沉思。楼烟落的绣工他今日见

识过，的确不同凡响，这乱针绣的名号也起得十分贴切，飞针走线如行云流水般畅然，乱中有序，意境深远。

“难不成庆元侯慕容傲真的动了心？”风离御轻轻将束在金冠之下逸出的一缕黑发顺至脑后，忽想起什么，又问，“楼烟落的母亲既是歌伶，那她可是通晓音律，能歌善舞？”

“这倒没有听说。”尉迟凌摇头道。

眸色一黯，风离御再次陷入沉思。他以为慕容傲的心中只有“她”，还是因为她长得神似“她”？脑中回想起遇见她的那一幕，她的淡雅，她的端庄，她的惊愕，她的困惑，以及枕巾撕裂后她眉宇间透出的隐怒，还有她愤然转身离去的背影。看起来，这个楼烟落脾气还不小。一念到此，他的嘴唇拉高弧度，轻笑出声，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你笑什么？”尉迟凌好奇望过来。

“没什么！”风离御暗自一恼，宝石般的眼眸中闪过煞气，冷冷道：“庆元侯娶妻，本皇子自当送上大礼！”语毕，一套周密的设计已在他脑海中形成。

她嫁不成，而且是一定的，他保证！

烛火摇曳下，风离御冷冷一笑，那一刻，他急切地想知道，当泰山崩于顶时，她会有什么样的表情，还会像今日这般淡然吗？会是惊慌？还是泼妇般哭泣？

户部尚书府。

镶满铜钉的大门，“尚书府”三个大字高悬门梁之上，笔锋厉辣，苍劲有力，出自楼封贤之手。户部尚书掌管风晋皇朝财政，楼封贤乃朝中重臣，手握实权，住这样气派的宅子自然当得起。

府内装饰别有洞天，石砌小路，曲径通幽，园中红梅傲枝绽放，画廊飞檐中，有铃铛坠下，西风过处，叮咣作响。

楼烟落与红菱返回府中时，雪已停，天色亦晚。

正走着，尖刺的声音破空入耳，“哟，瞧瞧。这是哪家的大小姐哟！”

烟落循声望去，只见两个妇人由不远处走来。说话的是刘妈妈，她乃是正室方静娴的陪嫁，就见她斜眼瞟过来，连连摇头，“真是世风日下，待嫁女子大婚前天黑才归，丢尽尚书府的脸。夫人，您说是不是？”

楼烟落不想纠缠，忙赔了个不是：“对不起，我上街买绣边，回来迟了。”

穿着牡丹华服的中年妇人正是尚书夫人方静娴，她一看到楼烟落便心中有气，想她出身名门望族，却要与一青楼女子互称姐妹，实为奇耻大辱。还要容忍青楼女子的女儿为尚书府大小姐，这口气，她始终咽不下。

刘妈妈从旁煽风点火，声音尖刺锐利，“上街？还是勾引男人去了？大小姐真有能耐，侯爷也能勾搭上。不过，‘侯门一入深似海’这句话你可听过？这侯爷往后还不是三妻四妾，你正室的位置可要好好坐稳些，别一个不留神摔下来。”

“烟落你可回来了，娘的眼睛都要望穿了。”身后又传来一妇人声息。

楼烟落闻声回头，见是娘亲李翠霞，心中哀叹一声，知今日一番争执在所难免。从小到大，大娘与娘亲明争暗斗，这样的戏码日日上演。娘亲出身不好，最恨便是自己非男儿身。她努力学琴棋书画，只为博得娘亲一笑。

烟落拉过李翠霞，压低声音道：“娘，不要生是非了。”

“我生是非？”李翠霞不屑道，“什么‘侯门一入深似海’？只怕有些人是眼红嫉妒。”

“妹妹，你可是说我嫉妒？笑话，映月嫡女出身，生得水灵貌美，还怕寻不到好夫婿？映月才不像烟落，成日往外跑。尚书府与安邑郡王府素无往来，不是她主动勾引，庆元侯怎会突然提亲？这狐媚劲倒是不输你当年。奉劝你一句，山鸡就是山鸡，不是说插上了五彩羽毛，就能成得了凤凰的！”方静娴咄咄逼人。

“哈哈……”李翠霞笑得前俯后仰，“你们家映月是凤凰？就算她是凤凰，拔了毛一样是山鸡！你不嫉妒？映月就算攀上侯门，不过是侧室，我们烟落就不同了，庆元侯要明媒正娶的……”

“娘！你就少说两句吧。”楼烟落拖着李翠霞往府中走去。

李翠霞用力挣开楼烟落，笑道：“庆元侯来了，见你不在就和老爷稍坐了会儿。这不他就要走了，你赶紧去送送他吧。”边说着，她还不忘向方静娴投去得意的眼神。

“啊呀，烟落，你真是好福气！还有一个月就成婚了，侯爷怕是耐不住，想你了。”

“娘亲这次算是出了口恶气，跟着你沾光了。烟落，你真有本事，没让娘失望。”

娘亲絮絮叨叨地在耳边说着，然烟落的心早已飞远，脸上浮起两朵红晕，朦胧月下，万分娇羞。脑中只想着，她的傲哥哥来了。

正想着，一个清亮的声音在耳侧响起。

“烟儿……”

烟落羞怯抬头，呼吸瞬间凝滞。眼前一男子穿一袭银白对襟衫，华贵却不显奢靡。眉若弯月，目若朗星，鼻若远山，唇带浅笑，一派温文尔雅，正是当朝庆元侯慕容傲。

“岳母在上，请受小婿一拜。”见到李翠霞，慕容傲浅笑着拜礼。

李翠霞慌忙将他拦住，轻笑道：“庆元侯这一拜，我可是万万受不起的。”嘴上虽这般说，李翠霞心中却如嚼了蜜糖般甜，庆元侯果然如传言般平易近人。

慕容傲浅笑道：“月色甚好，我想与烟儿一同在府中走走，可好？”

“去吧去吧，烟落，可要好好招呼侯爷。”李翠霞连忙恭送，眼睛笑得眯成一道细线。

“傲哥哥，你怎么会来？”二人行至偏僻处，烟落轻轻问道。

“因为，我想你了。”慕容傲突然停下。

烟落一时收不回脚步，正撞入慕容傲的怀中。柔滑的触感，那是上等的锦缎，他的身上有着淡淡的清香，似是梅花的芬芳。

身躯被慕容傲轻轻拥住，烟落紧张得一动不动，伏在他肩头，安静地听着他强劲有力的心跳声。慕容傲轻轻捧起她的脸颊，温柔凝视着，像是

望着最珍贵的心爱之物。

四目对望，烟落心旌摇荡，石榴色的红晕飞上她白皙的双颊，似喜还羞。

头顶的苍穹漆黑如墨，月凝冻在夜空，似一面冰块磨成的圆镜。月光隔着柳条间隙洒落，如轻纱拂过慕容傲英俊的脸庞，朦胧似幻。轻轻抬起手，她指尖划过他如画般的眉目。婚前有此举动，实是大胆，可只有这样做，她才能确定这一切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绮丽的梦。她至今无法相信，如此英俊、尊贵的男子，将会是她的夫婿，是她相伴一生的良人。

“烟儿……”慕容傲动情地低唤着。夜寒风凉，目光交织的两人却丝毫不感受不到冷意，温情在彼此间升温。他的目光多了几分灼热，鼻息如热浪翻滚、炙烫，渐渐向她贴近。

他是要吻自己吗？烟落不敢往下想，缓缓闭上双眸，心脏急速跳动，有如小鹿乱撞，不知是紧张还是期待。

等待良久却无动静，烟落迟疑了一下，睁眼却见慕容傲一脸好笑地望着她，目带揶揄之色。

她不由得大窘，腾地一阵脸红燥热，恨不得当即挖个地洞将自己埋进去。他待她一向有礼，从不逾矩，倒是她遐想非非。

“好了，不逗你了。”慕容傲笑得格外舒畅，抬起她的下颚，指腹轻轻地摩挲着她发烫的脸颊。诱人的红唇近在咫尺，他像是受了蛊惑般，情不自禁吻了上去。

时间似乎有一刻停顿，她一颗心仿佛就要蹦出胸腔。四片唇相贴时，柔软的触感令他们彼此皆为之一怔。他如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离开她的唇，他凑至她耳边低声说：“有人经过，下次再……烟儿，我等不及你成为我妻子了。”

他温热的鼻息犹在，她的脸越发红透了，伸手推了推他道：“傲哥哥，天色不早了，你早些回去吧。”

“烟儿，今日我来是想送你一样东西。”慕容傲从怀里拿出一个红布包裹，在掌心缓慢打开。布包层层相覆，展开来竟是一枚通灵剔透的白玉

雕琢而成的梅花发簪，叠叠花瓣，片片晶莹玉润，如水欲滴，血红色的花蕊点缀其中，格外妖娆。

“傲哥哥，这似乎很贵重。”难掩心中激动，烟落颤声道。这是他第一次送她东西，又如此精致贵重。

慕容傲微笑着伸手为烟落插在发髻之上，盈月之下，柔和的光泽淡淡地倾斜，如斛珠闪烁，登时为她添色不少。

一时间，慕容傲竟似看失了神，情不自禁赞道：“美，真是美！烟儿……”他的思绪似飘至很远，神情游移恍惚间，只轻喃道，“一直戴着它，别再摘下，好不好？”

别再摘下？这是他第一次为她佩戴，缘何用个“再”字？有那么一瞬间，烟落心中闪过一阵疑惑。她没有去细想，眼下还有什么比能成为他妻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

“烟儿，下个月二十八，我来迎娶你。等着我……”

悠扬的声音似在耳畔不断回响，那句“等着我”醉了烟落的心，满满的都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幸福，也许就不远了。

转眼间过去半月，今日是元月十五，一年一度盛大热闹的万灯会。按照惯例，在晋都敛翠湖之上，将有百艘画舫首尾相连，每艘船均是侧面靠岸，大肆举办灯谜会。

烟落的婚事算算只剩下十多日。去年今日便是她与傲哥哥相识之日。

犹记得去年万盏华灯，点点星火，亮彻夜空。慕容傲蓝衣飘飞，如扬起三尺碧水，手中提着一盏盛开的淡粉莲花灯笼，他穿过茫茫人海，穿过重重花灯，缓缓向她走来。淡然清雅的微笑，令她永生难忘。

是夜，府中冷冷清清，人们都上街瞧热闹去了。

烟落挨到戌时，独自一人偷偷自后门溜出。其实，今日午后红菱交给她一封信，道是郡王府差人送来。她打开，里边一首五言诗跃然纸上。

“临风轻抚树，众仙启丹朱，请君画一袭，昔日廊坊行，佳人今不见。”

烟落很快就想明白了，这是首递进的藏头诗，第一句的“临”字，第二句的“仙”字，第三句的“画”字，第四句的“坊”字，以及最后一句的“见”字，连起来读便是“临仙画舫见”！原来是傲哥哥约她在临仙画舫中见面，他想见她却又不想让旁人知道，所以才故弄玄虚。

今年的万灯节比往年更热闹。

月如银盘，灯似织女织成的繁花薄锦铺地。灯映月，增一倍光辉；月照灯，添十分灿烂。红妆栏，倩女双双倚栏；绿桥边，对对游人戏彩。

烟落在人群中穿梭着，问了几个路人，方知“临仙画舫”在敛翠湖最东侧，是今年万灯节最华丽的一艘画舫。按着指引，很快她来到了画舫跟前。

仰头望去，烟落不由惊叹。画舫约三层楼高，下层船舱摆设齐全，隐隐可见大厅，还有楼梯，奢华而绚丽。船头是两只栩栩如生的龙头，船头船尾都竖立着桅杆，上面插满黄缎面旗帜，旗帜上绣满龙飞凤舞的“晋都”二字，气势不凡。画梁檐角之上挂满各色的灯笼，有绣屏灯、梅花灯、马儿灯、寿星灯等，品种繁复，令人眼花缭乱。

烟落走上前，递上安邑郡王府的书信凭证，她刚想上船，一名小厮立即上前阻拦道：“姑娘，今日是万灯节。虽有帖子，按惯例姑娘必须挑一个灯谜作答，答对了方能入内。”

“好。就那个。”烟落浅浅一笑。她随意一指，挑了个粉色莲花灯笼。

小厮拾起一边的杆子将花灯引下，沉声道：“姑娘，答对才能上船，且只能作答一次，若答不对只能请回了。”

“没问题。”烟落依旧淡笑。

周边渐渐涌来不少围观的人群，个个翘首等待。照以往，最大的画舫之上都悬挂着最难的灯谜，看客们早就群聚于此，直等着看拔筹之人的精彩作答。

“好，那我念了：飞燕不言牡丹掩面。请打一句七言诗。”小厮挑起花灯，高声朗读道。

“哟，作诗的灯谜，少见呢，难。”议论声不断传来。

烟落略略一想，旋即答道：“鸟自无言花自羞。”

她清淡的声音如温风拂过人们的心田，四周静下来，唯有清晰的呼吸之声此起彼伏。

“好，好，好！真是绝句。”少刻，终于有人出声打断宁静，鼓起掌来。围观人群登时又沸腾起来，喝彩声一片，赞赏的目光纷纷向烟落投去。

“姑娘，请上座！”小厮见烟落应答如流，忙侧身让开一条道，单手做出一个“请”的姿势，恭敬地说道：“姑娘，您要找的人已经在三楼‘顺’字雅间等候您多时了。”

烟落略一颌首，撩起裙摆，小碎步来到船中。无心欣赏画舫中的奢华摆设，她满心期待着能早些见到她的傲哥哥。

随着烟落登上临仙画舫，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大街上只余三三两两的行人。一名黑衣男子迎风而立，衣袂翩飞，暗夜中唯见他一双眸子漆黑清冷，正是二皇子风离澈。方才的一幕，尽数落入他眼中。

风离澈缓缓开口：“宋祺，去查她是谁？”那低沉的嗓音极富磁性。

宋祺拱手道：“遵命，二殿下。”宋祺领命飞快闪身，迅速没入街道尽头的人群中，无影无踪。

风离澈兀自立了会儿，不远处娇美的身影已消失在画舫中，他淡淡地抽回视线，转身离去。

烟落顺着铺满大红色地毯的楼梯来到三楼“顺”字号雅间。她环顾四周，看起来三楼只有一间厢房，她面前八扇齐整的雕花紫檀木门有着说不出的华贵与气派。

门虚掩着，漏出里边一线橘黄色的光线，似是无言的邀请。想着马上能见到傲哥哥，烟落心中似有柔波荡漾。伸出素白的手，她上前轻轻推开门。

“傲……”

一声傲哥哥的呼唤，被她硬生生地咽回喉口。菱唇微颤，似水美眸中写满惊讶。